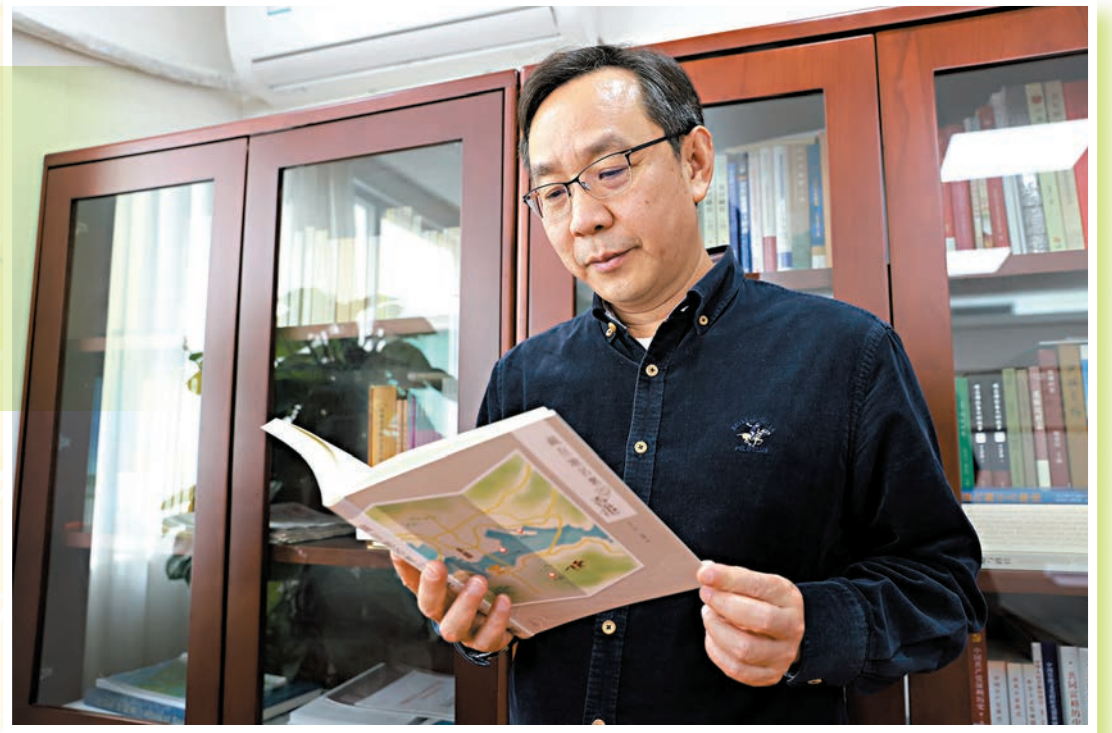




深圳與香港同宗同源，二者在文化上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各自鮮明的特性。近年來，隨着深港合作全方位推進，雙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港文化交流與互動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外界為之關注。近日，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文史學者陳林博士接受中新社專訪，探討深港文化的歷史與源流、現狀與特點，以及深港文化交融發展的路徑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藝藝 綜合中新社報道



◆陳林希望深港各自發揮特色優勢，共建人文灣區。

中新社

文史學者陳林： 深港文化交融 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街是深港文化融合發展的見證。

中新社

新安縣是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源頭，據陳林所述，深港雙城的文化發展，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過程。地理上，深圳和香港作為一個整體，處於大山、大河、大海的交匯處，這種地形水勢，與兩地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關係。「設立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的新安縣當時全部縣域面積都屬於沿海地區和海島，這反映了明朝中葉經略海洋的濃厚意識。海洋基因滲透到了深港兩地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直到19世紀中葉，深圳和香港同屬一縣，共同發展，這是二者同源的部分。鴉片戰爭後，香港離開新安母體，相對獨立發展，長達一個半世紀。」因此他認為，深

港文化有同源的一面，也有分流的一面。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20多年，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與深圳一道，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應地，兩地在文化發展上也進入了一個「同向互補」新階段。

香港文化形成受多元因素影響

「文化分流」時期，香港文化以中華文化為底蘊，又受不同文化的影響。陳林表示，從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起，一批內地文化人紛紛來港，他們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對香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金庸的武俠小說，饒宗頤的國學，以及錢穆等人創辦的新亞書院用中國傳統書院的形式進行教育等，這是香港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英國的管治一方面使香港文化非常崇尚自由、法治；另一方面也導致市民的國家、民族意識嚴重不足。再次，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內地沿海地區的居民把香港視為移民海外的跳板，對香港社會並沒有太強的認同意識。「直到二戰後，內地大批居民湧入香港，聚集在九龍半島一帶，逐漸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家園，形成了努力拚搏、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同時，一批居住在太平山半山的華人精英，秉承傳統的士大夫精神，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己任，形成了太平山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兩種文化精神締造了後來的香港。」他說，香港還有着發達的社團文化，各種龐大且實力雄厚的

社團組織盤根錯節，在政府與市民之間充當了黏合劑、潤滑劑的角色。

冀深港優勢互補共建人文灣區

如今，深港兩地在文化發展上進入了一個「同向互補」的新階段。對此陳林認為，深港關係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雙城關係。「真正意義上的深港雙城關係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深圳成立經濟特區起，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這是深圳向香港學習，主動接受香港輻射的階段。雙方好比「師徒關係。」他續說，「1997年以後，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這時候，深圳已跨入GDP千億元人民幣俱樂部行列，具備了一定的體量，而且經歷近20年改革開放，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在雙城關係中便增加了些底氣。深港雙城進入『兄弟關係』階段，兄弟爬山，互通有無，各自努力。這個階段持續20多年，充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城市在『一國兩制』之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巨大張力。」

而以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為標誌，深港雙城進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新階段。「2021年香港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可以理解為香港主動接受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的輻射。雙方各自的角色，既相互合作又各自發揮作用，最後會產生一種整體性的文化。」

他堅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然走向，而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是最現實的平台和路徑。「共建人文灣區，深圳要着重在文化設施、文化氛圍的打造上發力，並與香港加強交流。香港既要保持自己傳統的特色和優勢，也要密切關注內地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變化，並在其中找到最佳的適應方式和發展契機。香港和深圳的聯動，不是簡單的兩個城市間的合作，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服務和引領整個內地，香港作為資深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聯通全世界，深港合作關係到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香港文化比較關注細節把握，而深圳以及整個內地的文化比較注重宏觀敘事。細節和宏觀對深港文化未來發展都是需要的，雙方如果能夠把各自特色發揮出來，並得到對方認同和理解，就可優勢互補，良性互動。」他說。



▲深圳沙頭角街坊表演魚燈舞，魚燈舞具有濃郁的客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特色。

深圳市鹽田區委宣傳部供圖

▲陳林著有《藏在地名裏的香港》一書，探究香港歷史文化。



深港文化交融發展未來可期

「我來深圳工作時間不長，但明顯感覺到一種文化即將爆發的勢頭。」陳林觀察到，深圳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硬件投入不斷加大，圖書館、美術館、歌劇院越來越多，街頭、公園充滿各種雕塑作品。軟件建設也不遑多讓，深圳讀書月聞名海內外。再加上深圳經濟發展好，創新意識強，全國各地文化人陸續往這裏集聚。「這有點像當年的香港。香港曾一度被人稱作文化沙漠，正是由於一大批文化人的到

來，幾十年時間就發展成為一片文化繁榮的沃土。照這樣的勢頭，深圳文化繁榮指日可待，深港文化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版圖中的一抹亮色。」

他補充，中國地域文化有幾大顯學，如敦煌學、西藏學、徽州學等，這些都是構成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但裏面還缺一塊，就是浩瀚的海洋。「隨着深港文化的交融發展，會不會形成一個展現海洋意象的新學派呢？或許可以稱之為『新安學』。」



◆深圳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圖為深圳華僑城文化創意園市集。

中新社

央華戲劇創始人王可然：中法戲劇交流碰撞火花

中法建交60年來，兩國文化交流可圈可點。近年，中法在戲劇交流方面有諸多創新。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製作總監王可然集結中法頂級導演、劇本、演員進行合作，推出了包括《西貢》《龐氏騙局》《雷雨》《雷雨·後》《悲慘世界》在內的多部戲劇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實現了藝術手法上的突破，也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2021年，法國文化部授予王可然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以表彰其在戲劇領域中的成就，以及對中法戲劇藝術交流和中法兩國之間的友誼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王可然在排練廳與中法工作人員討論演出細節。受訪者供圖

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王可然的團隊聯合法國藝術家將法國文學經典《悲慘世界》搬上中國舞台，並將於多個城市巡演。王可然介紹道：「《悲慘世界》是法國文學經典，這次中國藝術家、中國的製作團隊和法國的藝術家聯合給這部影響世界的文學作品注入了新的解讀，呈現新的表現形式，這就是中國元素。中國元素不一定是一個具體符號，並不是京劇、書法才叫中國元素。我認為，整個作品的製作系統是中國的，就能呈現出不同的東西，就是我們對於人類文化的一種貢獻。」

在一部戲裏呈現人的大千面貌

王可然希望在一部戲裏能夠呈現人的大千面貌，故在做《悲慘世界》的時候選了一些昆曲、相聲和蘇州評彈演員。「大多數話劇演員都經過戲劇學院的專業訓練，他們的狀態都有一致的特質。我希望我的戲劇能突破這種一致性。選擇不同背景的演員，就是提前為角色調配好不同的特質。所以，我們願意在更廣的範圍內去選演員，只要他們符合劇中人物的特點，就可以把他們配置在作品中。我希望舞台劇不能只是一種腔調，戲劇應該體現出人的多樣性。」他舉例道，

「《悲慘世界》中主教一角的扮演者是中國著名的昆曲藝術家林繼凡，相聲演員李菁則扮演酒店老闆等重要角色，他的表演生動而有特質。」

冀辦中法戲劇節推動交流互融

王可然早年在製作《猶太城》時結識法國藝術家安娜伊思·馬田，這也開啟了他和法國戲劇界的合作。「我一直希望在戲劇的工作技法上能找到更好的學習和參照的標準，法國擁有世界一流的戲劇藝術家和創作理念，與法國戲劇藝術家合作，對我的團隊、對整個中國的戲劇發展都是有幫助的。」他坦言團隊成員與法國同行的語言交流並不完全暢通，但在合作中卻處處體現默契，「這基於我們在戲劇舞台語言上的彼此認同。」

他認為，無論是《雷雨》還是《悲慘世界》都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或者法國的故事，而是代表了全人類的悲憫和困惑。他解釋說：「當看到主教把燭台給到冉阿讓時，所有人都會看到人性的博大，這不分地域和民族。再比如《雷雨》，我們給了它一個現代化的表達方案，周家的客廳採用現代風格的極簡設計，整個舞台空間由白色大理石砌成，以此烘托周家父權的壓抑和親情的冷

▶《悲慘世界》將於內地多個城市巡演。新華社



漠。這樣的演繹與之前的版本有巨大差別，但更加證明了《雷雨》是一部經典。莎士比亞的作品有幾十萬個演繹方式，《雷雨》如果只有一個版本，哪能稱作經典？」

他還透露，劇團與法國同行下一部合作的舞台劇是改編自莫言作品的《鱷魚》，導演是他，舞美、燈光都由法國團隊負責，音樂是日本作曲家梅林茂，「這也將是一次有意思的文化碰撞。如果可能，希望將來能做一個中法『演員之春』戲劇節，這不僅可以推動作品的進步，也會帶動中法兩國戲劇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突飛猛進的轉化，帶動兩國藝術家的交流互融，帶動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對中國的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藝藝 綜合中新社報道